

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二十六之

三十

棠



C 40-4514

了翁座請大慈及有
家當置武州紫雲山
我徽安慈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陵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佛現大神通事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
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
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
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
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
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答摩不能

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爲惱亂是時六師瞞刺
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慢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
魔王波旬卽便化作瞞刺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
處卽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時末羯
利瞿舍梨子問言瞞刺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
之德答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陞刺知子處復往
阿市多難舍甘跋羅處復往脚拘陀迦多演那處復
往昵揭爛陀慎若低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
水火降雨雷電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
某處卽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

問言末羯利瞿舍梨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
德答言我證又復變作珊逝移陞刺知子形皆往某
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又復變作阿市多難舍
甘跋羅形如前所說又復變作脚拘陀迦多演那形
又復變作昵揭爛陀慎若低子形皆於其前現諸神
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
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如是的
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除我一人無斯盛德彼
於異時此六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爲議論咸
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爲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商主

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
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敬供養飲食
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門喬答摩爲諸王等恭敬供
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
力喚沙門喬答摩令來共我掬上人法若喬答摩現
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
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
但是喬答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爲時
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
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

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掬
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
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
行半路共掬神通時影勝王答六師曰仁等雖存死
屍無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來耶彼聞是語皆
辭而退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爲禮敬故往至佛所六
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掬神
變王曰兩度來說事不可迫若更言者擯汝出界彼
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
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閼毗勝光大王爲性中平無有

河曲衆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摘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旣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爲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摘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摘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卽往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

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摘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爲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爲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善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

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
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脫爾時
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
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
告勝光王曰王令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
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
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爲衆現大神通
仁等若有所爲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
沙門喬答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亦可覓相知
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一

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
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卽詣善
賢處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
喬答摩共摘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等所
作非宜共彼沙門摘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
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何理答曰若大沙門
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曼陀枳你大池之側隨處宴坐
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逐靜而食時彼池所
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旣出世
後彼聲聞弟子最爲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

準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爲洗濯時池邊諸天卽爲浣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用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付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摘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言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覓餘人共爲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相卽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爲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爲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僊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

可詣彼共議旣至彼處相問訊已曰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摘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爲伴助不彼皆答曰斯爲善事我願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我見相時卽行相助爾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鬘且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卽令大臣刖其手足彼

承王敎將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衆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住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來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卽便疾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

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眞實之語所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最爲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爲若無爲無滌欲法最爲第一所有大衆羣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衆最爲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行梵行清淨聖戒最爲第一此之實語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是作禮佛足已卽便往彼哥羅之處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難陀如佛所敎以實語請之作如是

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乃至清淨聖戒
最爲第一此之聖言無虛妄者卽可令此王子哥羅
所斷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卽便平復
時諸人衆見是事已悉皆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
尊者阿難陀勝諸外道卽將王子往詣佛所禮雙足
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是王子哥羅于時王
子亦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差
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并得神通時勝光
王聞尊者阿難陀爲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
卽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忍我答言容忍王曰哥

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
來不應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卽爲於一林
中造經行處卽於中住以彼三節分分相連卽名此
林爲分分林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
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至逝多林所作現
神通舍佛言任作王卽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
妙幢蓋灑以旃檀香水散以無價名花懸諸彩幡飄
飆可愛金珠曜日寶鐸和鳴燒海岸香煙雲成蓋猶
如忉利歡喜之園爲佛世尊卽以金銀瑠璃玻瓈碼
瑙種種莊校盡世希奇微妙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

道鄔波索迦亦各隨力爲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外
道而爲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王當知我等已
至可喚沙門喬答摩王聞告已卽與中宮及王大臣
并諸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王告使者
摩納婆曰汝往禮佛當傳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
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
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
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
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
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

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今可去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鵝王舒張兩
翼上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衆見乘空來悉皆踊
躍歡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
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旣
無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爲是沙門爲是
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香醉山取彼種種奇
妙林樹花果滋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
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
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

既無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事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爲外道答曰大衆旣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雲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爾時世尊暫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鉤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

默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住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甦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默然低顏無對爾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香

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爲健陀俱知健陀是香俱知是香堂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卽如此方王階陛下之類然各爲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是時大地

六種震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涌西沒
西涌東沒北涌南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
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僊人見瑞相已
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
行卽便進發世尊爲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
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僊
人遙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
足三十二相照輝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
僊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
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

見佛時諸僊人旣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
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爲說法彼聞
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旣
見諦已卽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
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爾
時如來卽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
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
足如百歲苾芻卽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
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
釋諸天所共敬重爾時世尊與此五百僊人羅漢苾

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僊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搃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爲結因緣佛告神僊母曰無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準陀求寂女總髻蓮花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

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爲慮我共外道搃其神變現上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知汝神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共我爲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搃神變事時王卽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知受已復座而

坐爾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座上隱而不現卽於東方虛空中出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定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神變旣現變已卽還收攝於師子座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世尊爲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受已復座而坐爾時世尊便以上妙輪相正

字吉祥網鞵其指謂從無量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無畏手以摩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持妙蓮華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爲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蜚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況禽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花卽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爲鬚從地涌出世尊見已卽於花上安隱而坐於左右邊及以背後各有無量妙寶蓮花形狀同此自然涌出於彼

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
背後皆有如是蓮花涌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轉上出
乃至色究竟天蓮華相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
降雨或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立坐臥
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
爾時世尊現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臣
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無數大衆悉皆雲集
瞻仰神通目不暫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
大衆共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無暫替處處
皆有鼓樂音聲螺貝長鳴歌舞迦發伎令禽獸亦皆

歡喜各出音聲馬嘶象吼驪叫牛鳴孔雀鴛鴦各爲
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未曾有特彼諸天於虛
空中奏諸天樂亦散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陀利花曼陀羅花以天沉水栴檀香末及以諸香
悉皆散布以天妙衣及人間上服續紛而下爾時如
來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爲欲調伏受化有情故說伽
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伽陀

日光若未現 燿耀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燿火從斯沒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通時外道瞋刺拏默無所答卽便以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未展轉相觸乃盡六人竟無一人敢爲應對再三王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相築觸同前默爾縮

項低頭如入深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便令其改往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是念已卽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叢潛藏而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舍一無傾動爾時世尊觀是事已說根陀曰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制底深叢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爾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各異爲其說法
令彼聞已無量百千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
二果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
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
悉至心歸向三寶世尊爲彼大衆說法示教利喜所
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哺刺拏等弟子與其師主在

於一處問其師曰鄔波馱耶何者爲實時諸六師各
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常此爲實事又
有說言無常是實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
常是謂爲實又云有邊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
云非有邊非無邊又云身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
云死後有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云非
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妄雖說此語情多恥
愧低頭俛仰憂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
路有一黃門見而頌曰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瞿刺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强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卽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瞿刺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瞿刺拏卽詣池所旣至池已沙魂繫頸入水自沉因卽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頗有見我鄒波駄耶不皆云不見又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鄒波駄耶有所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無常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如前具說時諸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悉並不同我今

宜可覓親教師問其實事卽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伽陀問曰

賢首汝頗見 瞞刺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童女聞說卽以伽陀而答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曰

汝勿作是語 斯爲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牟尼依法住

童女復答

露體人問行 誰將此爲智 令他衆共見
了無羞恥心 靦面露身形 便將此爲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無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爾而去卽詣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瓊繫頸沉沒而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事是實欲誣皆虛妄亦以沙瓊繫頸自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邊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入天大衆悉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調御丈夫爲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伏六師眷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爲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卽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

恃子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敎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悵王卽爲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娶臣曰隣國王女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王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卽去見隣國王旣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我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策國太子皆由

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曰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卽便合掌曰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伎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卽相答于時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告大臣曰此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今隨所欲勿間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使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

所願於彼未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曰求王付母入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怪王違信卽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大憂愁臣曰王何憂色王卽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王子宜卽可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不仁事非我所爲臣曰不

能殺者可爲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曰如
其不然請遠驅擯王曰善人無罪何事遷流臣曰欲
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
當知也時王卽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爲太子足
食知已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謁其母具
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是語心
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卽以伽陀告其子曰
汝本坐臥高牀褥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麤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祛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近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廻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卽便辭去

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
四顧茫然偃臥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
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
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
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卽便以事具答近臣知
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
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于時王子具以緣
白王旣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
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奇誕生之
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

食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多足
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旣長大才藝通通足食王
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卽便念
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
去旣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
已作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爲王大臣聞
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
還夫人卽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爲
飢所逼見有沸鑊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鑊內有
可食不遂見雞頭卽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旣來至問

言食未答言且食雞頭母卽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旣至云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卽問其故答曰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爲全食肉方得爲王爲少亦得旣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爲王爲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卽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爲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爲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爲王此人卽

便棄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爲言答曰寧使夫主爲王此之女人聰明解慧預審先機云此大臣爲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爲防護可共預計勿使身厄卽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卽是汝祖宗舊處親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下困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卽命終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昇不出王無後嗣不知立誰時諸羣臣咸皆訪問誰堪爲主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異常人間

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衆人共觀咸歎希有此之
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
令寤彼既覺已問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爲王
故相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
如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羣臣聞已作如是念
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卽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子王高聲爽亮
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
食我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
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王子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陳音樂干

軍萬衆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食斯
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年幼爲王諸臣見慢所
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
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答曰咸是某申大臣所
有便生念曰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
闈及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乖國憲將如之
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
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
子號爲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還不
伏王極快樂垂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爲有爲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爲有娠不使者受
命卽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
謬彼婦懷娠王旣聞已卽令使去召圓滿來善言慰
諭卽以此城賜爲封邑告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
令傷損月旣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無比三
七日後欲爲立名諸親儀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母
便告曰我抱宿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無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卽除宜與孩兒名爲大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爲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爲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岸上見有魚骨
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腳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棄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棄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旣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白鶴鳥
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卽欲前就鳥遂高飛
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無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菟伽河方爲洗浴既至河所
置見岸上脫衣入河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鵝
蹲居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大藥報曰
菟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岸上時有澡瓶
及草隨流浮去鳥居其上大藥同前以頌曰父是時
大藥旣漸韶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儀曰我等
無主可尊大藥爲王大藥立已簡諸童子將爲輔佐
從是之後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客遊

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叢薄欲爲便利有一
麤人來問女曰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麤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友朋於此世間美
妙丈夫遍滿大地豈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
此容華虛令喪失宜應棄彼與我爲妻若彼老公來
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爲夫其女受言卽與麤人隨
路而去時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望見
人將去卽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時彼麤人亦
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麤人曰我能設誓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鬭諍各相牽引少年強力女被

將去時婆羅門自知無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
高聲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
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
非理叫云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卽令諸童子執
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曰我老無力被賊劫
婦賊曰此人妄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椎胸懊惱自
撲于地卽便伺察驗彼眞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
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曰肉羹及
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眞虛

卽令以指挾口竟無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爾
從何來答曰從婦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飯加
以蘿菔告曰汝可吐出卽便挾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卽與重杖掘地爲窆埋之齊
咽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準
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悉同此而
爲治罰時重興王旣有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
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
告諸臣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
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顧察見

五百賊埋身出頭卽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準法而作不罰無辜王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遣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不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廻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卽

使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搓繩長一百肘速遣將來圓滿聞勑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爲我奏大王曰仄陋小臣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僞又請垂一肘以樣示人非直百肘短繩于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父說爲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

王旣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
霸王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飯
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曰內舂擣亦不令一粒
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蒸煮之時非火非無火將
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涉亦不乘騎勿
令見日復不在陰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
滿財城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
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進曰父曰何故憂色父
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卽取稻穀多集
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無有碎旣辦得米便求

煮處卽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
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
踐荒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疎布傘非日非陰一足
著鞋一足徒跣此卽非步非乘使用闍人便是非男
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答王聞
大喜是誰所爲答是大藥王極驚嗟謂使者曰大藥
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爲王佐
之才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苑園林地
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來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滿
憂惱此事難爲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豈可

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索園池
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憂我皆爲辦令王歡喜卽
報使曰旣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爲此處園池長自荒
野進止法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
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
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實爲希有後
於異時復命使去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
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
父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旣求非所得之
無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

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卽召父子二人具敘其事
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孟繫於父腹
上以裙覆宛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人衆
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旣受教已
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
次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
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
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
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爲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爲
此悲啼請天擁護使廻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卽

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帝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會聞特牛生子既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儀曰大藥多智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卽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縲繫不置室中不餒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

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須憂我皆爲作卽於晝日田中放牧夜收入宅於迴露處既無纏絆其事難爲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無走路如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旣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計爲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

復何辭大藥卽便剃父頭髮以爲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爲善事然辱其父有玷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爲實爲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策過人觀此所爲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今以爲榮不知其辱臣有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爲優劣答曰我

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育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白言王前令養驃驛遂便逃失此驢乃是驃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爲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卽廣施盛禮拜爲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爲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爲娶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銜已伎求覓珍財得五百

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曠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理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遙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臥牀下卽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人共至房中爲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天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善聽會因何得有

此上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爲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牀下云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爲之卽從

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無所覩卽自拍頭椎胸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墮黃之後旣絕行人藏某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卽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

交通作斯非理卽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爲尋求問曰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入婆羅門爲設供養爾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旣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人曰汝可觀彼入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吠何者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爾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衰盼言笑使受教已卽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請八人

次第令人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卽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與善聽來而責之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已財汝所取者卽應還彼答曰敢爲重誓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卽取金錢封元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卽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有侵欺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麪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蛇入於麪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爲慮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能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律

卷第二十七

第廿七

爲我決并持麴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樂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卽令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張鱗吐毒躑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音釋

稔

忍甚切穀熟也

祛

去魚切却也

胤

羊晉切詞也

鎗

初耕切釜屬

瓌

疾切

偉

公切

回

回切倂

疹

丑刀切病也

齟

徒聊切始

扶

一决切

弄

疾切

政

公切

也

僞

子峻切才過

闕

央炎切

縕

居良切

刈

牛例切

割

也

紮

紮

博殿切

弭

母婢切猶垂也

衰

衰與邪同粉匹

盼

莫切

望

也

望

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律

卷第二十八

第廿八

金擅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計
字七千零八十八該銀三兩一錢八分五厘超萬
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成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迤邐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律

卷第二十八

第廿八

崇祿侯百歲金姓凡金少貢書一
覺其靈苦異
轉輒大主主世世永轉靈驗此為去文同空五
字以王夢真主界王云替其願求此驗因乘
字于千零八十歲雖三兩一錢八分正里跋黃
財本鏡一尺許清里奈此藥事卷第二十信
金聖輒前集千彩吉地施資奉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
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
某大臣彼是某大臣攝之屬已將為封邑大藥聞知
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王但唯內宮及飲
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
王所有王曰我今無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預告於
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

已立爲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爲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今旣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爲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無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卽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此爲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饗養姦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無眷屬妻子永無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無宜用語設其自至亦

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實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曰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卽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臣奏曰我於大王無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我皆降伏王卽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無違開門令入大藥卽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彞倫協叙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

衆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雖蒙賞愛無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賑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卽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卽持惠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僚庶朝集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無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

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卽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無宗族人補爲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爲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爲義士婦

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無以加今可令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準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穠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琰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已親各出哀言爲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諗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語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其事如何大藥曰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強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

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
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
思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因朝
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母妻子等廣
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目驗王家孔
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
涉宮人璵珞權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
者可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麥者
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
一升糠麥意道無悲不知機變音時乞麥見死來徵

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
禮拜爲重臣是時大藥稽首曰王觀諸女人可共密
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收取我今自訪言行
德義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卽辭王去作婆
羅門像手執淨瓶挂吉祥線身著鹿皮面塗三畫往
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
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
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
先無便將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
貞素旣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卽是

君宅往來停宿幸不爲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卽往刈麥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蹂麥毗舍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此女有智卽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光彩異常答曰爲蓋臭身有何好處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

曰歸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爲妻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輒復無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卽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無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

滑路宜應去 澀道不須行 遙見大叢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麁地 有樹著赤花

棄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無羞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僊相似卽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時婆羅門旣乖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遙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乎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

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旣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嬌嬌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無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卽可娉與無宜更住是時諸人旣對大藥誠言與女卽以爲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亦留禮贈還向鞞醯城欲詣重興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麥一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

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卽喚開門婦聞壻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人安小簾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寫于地答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床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簾大藥思量入定在此告其婦曰麥置簾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婢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簾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正無奈之何

便驚怖計無所出報言簾濕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卽取柴草及乾牛糞於簾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卽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卽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簾報大藥曰汝若須簾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爲遂與金錢與簾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深防遂卽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爲求婚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

養護大藥便卽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云四楸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闕械足可令輸旣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旣得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爲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便舒脚內彼械中毗舍佉卽以逆楯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旣求以錢呈示報言前

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爲婿對興隆家族薰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旣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旣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已得王曰何如答曰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爲妻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爲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卽與餘臣婆羅門

居士及諸人衆象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
舍佉處共爲婚媾禮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
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爲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
中有五百姪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
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
倡女就五百人各爲歡戲唯商王一人未被惑亂彼
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王處求爲親密彼不見許更
與諸人日日來至而彼商王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
爲言笑商王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女曰若君虧
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馬五匹若無私過汝當與我

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與方便來相媚諂然不能使
商王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一不可逆情商王報曰
我於昨夜夢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
彼女卽便將諸手力來徵商王當副前言與馬五匹
汝已虧志共我行非商王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便
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日可來更
爲詳審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
卽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
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聞汝能決不婦曰我試
爲斷觀智如何君先奏王召諸臣衆并牽五馬共至

池邊可於衆中喚彼倡女問曰商王與汝實行非法
可將實馬如其夢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
無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聞已深生嗟
歎卽於明日奏王召臣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
邊五馬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問王衆
旣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卿等昨朝作是斷者無
煩今日重集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毗舍佉我昨晚
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有大智策名稱流
布遠近咸知時有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
容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王衆同觀無

人辯識毗舍佉聞已告曰毛鞭者是母鞭者是女衆
歎希奇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王所形
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
聞微笑答曰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知識虛餐封
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以輓物繫於杖頭
向蛇背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卽隨
言作日驗不虛人皆嗟善時有南國商人將梅檀杖
來至王所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譏笑
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卽下沉末便上出試果如言
人皆歎美王作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臣誰最有智

卽於樓上更豎幢竿竿頭安置光明寶珠日光輝照
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
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便
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
答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彌更稱善時諸大臣見毗
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爲私愛以妙
珠寶通使往還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
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婦好遂卽私求深誠
鄙惡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
卽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隨意婦曰

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
問毗舍佉報云夫患我意無違卽造木人形同大藥
臥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
可隨自力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卽造六大匱安六
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中已
卽牢鎖閉如是六臣咸入於匱告諸人曰大藥已亡
王及諸臣中宮僚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一朝殞歿
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舍佉便昇六匱來至王所
白言大王大藥身死所有珍貨藏匱內宜親領受
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

從側門入花璫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
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卽收貨貨王曰非我索財是毗
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置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爾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旣開置已時六大
臣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旣遭此辱合受重懲卿等
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
殊操計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斯因此
便能制耽欲者王旣慶悅於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
普聞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如是智慧
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爲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
令内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
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有一女名曰妙藥儀
容絕代雅思超羣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
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

往言婚時彼王臣見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醢王多有兵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卽便許諾卜選良辰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鞞提醢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曰王未可倉卒當量議隣國爲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願不爲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旣受言

已翔鳴鸞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竟無一鳥共爲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見舍利鳥巢卽至巢邊共相慰問汝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處來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爲婦年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詞因暫出遊被鵒擒去我爲此故憂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匹願汝爲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爲妻但聞鸚鵡還將鸚鵡爲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曰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爲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行出 遂被鴟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因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爲妻室旣爲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飲食色類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嘗其下不覺有如是上妙

飲食悉皆安毒問言何故答曰爲鞞提醯王欲來成禮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妄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娉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漫稱量 以此爲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王得上奇珍踊躍歡喜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無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無從王與大藥共爲謀計其欲如何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爲離間時彼營內有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諸臣

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與君共戰旣爲妻父卽是密親當善思量身存爲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其物與某大臣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卽搜問足了真虛彼卽尋求悉皆是實彼知事異中夜收軍旣至城已遂便總殺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曰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求女爲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隨去大藥將兵徃半遮羅國園中停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諸臣子共作是

議殺我等父皆由大藥既是怨讎不應輒放臣白王曰鞏提醢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乃稱善卽領四兵至鞏提醢國圍遶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京道去向鞏提醢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其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卽便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旣見王已總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旋師時此國王廣施大禮婚媾已畢卽策妙藥爲大夫人時半遮王

令使齋書與妙藥曰我懷憂國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鸚鵡亡國喪家更勿評論卽宜殺却鳥乃稽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纏我尾灌以膏油蘸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卽

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
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
鸛鵒具答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與女書
由此鸛鵒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卽如言
還送鸛鵒王見大怒令燔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
棄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鵒下見撮以凌虛到一神祠
鵒便欲食遂告鵒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
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鵒曰誰當信汝答曰
爲作盟要又復我無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自觀
虛實復告鵒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

祠邊徐放于地鵒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
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鵒
鵒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共瞋比遭衰禍皆
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
麻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爲思審時守護人便
將此語曰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
爲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鵒食生肉鸛鵒食麻毛羽漸
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汝可報王爾所
多時供養於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
寮庶咸剃鬚髮俱來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

白王王卽隨作盡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
懺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遲令我
見怪卽便具說比所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
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
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鵡鳥世所難及後於異時
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最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
令其養飼齊爾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舍

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亦將至家
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
飯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羸食而養餒之
支濟性命不令其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
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諸狗旣至
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
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
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曰此解人言王所親
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
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使其肉

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爲豺時來恐怖羊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答王曰深有奇智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爲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卽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絃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衆中最爲第一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獻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容貌端正名爲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

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
一男子形容可惡且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
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爲學此兒醜惡令
我羞恥其兒長大自恨無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
彼聰叡婆羅門所禮而致曰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
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婆羅門便生
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
之此兒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
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無違要卽爲具禮以女婢
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近前惡相念

曰我今爲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爲是時烏
曇既有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
陋爲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
路道糧皆盡至一池邊爲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麴欲
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
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僊有制女不飲
麴爲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
曇告曰此亦古僊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
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
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食無宜獨食遂墮生果

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
彼爲飢故卽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作是念
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
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旣生嫌賤
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重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
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
曰此旣空林誰爲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觀彼容
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僊何故來至於斯女
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
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爲非法
如何曠野獨棄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
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王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
惡相聞之倍生憂戚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執人
卽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奈何緣暫得交
語卽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靨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麩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顰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嬾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爲人事少虧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見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前事而爲詞句意
欲迷人更無別義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
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可爲申述烏
曇卽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
解四明今爲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
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
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
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卽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

王勿憂我令彼女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
人光彩超羣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
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
婦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若是汝
妻卽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
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卽皆總集如帝釋宮五百嫗
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
不惡相既見非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
說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遙望而住諸女皆
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

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卽便持取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憐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語王與
宮女向花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
價直百千兩金挂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言歸睡至
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
使去急可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
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嬰答曰我是乞人

律
不見瓔珞卽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
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珞持與
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卽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
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
叱曰汝爲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旣食罷欲去
旋迴答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
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爲要誓當隨汝言彼旣設誓
遂共旋行子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
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
不能得麤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

身而臥卽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
旣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
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滿美
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枉不
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
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
斯等旣出豈復相憂如我思付目非大藥計策鑒明
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卽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
旣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閑住卽入白王我雖
有憊子無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

真珠璆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
卽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臣之計
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
檢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獼猴念彼珠璆是此將去
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卽白王曰還可如前宮人並出
頸下璆珞咸悉莊嚴獼猴遙見取珠挂頸大藥曰宮
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獼猴亦低頭珠
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祿時
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爲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
疆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里數呈薄伎遂

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
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爲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違同
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
復如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旣見六
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
園中見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卽去隱影
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旣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爲
婚對作如是語旣爲親密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
外洩以實相告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
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爲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

便共同繫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
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
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
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卽我身是重興王者
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卽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
臣今爲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外道汝等苾
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
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盛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音釋

賑之刃切

棧徐辭切

與德同

謠余昭切

鞞駢迷切

篇市緣切

竹器也

其月切

棧與職切

木段也

棧與職切

械下介切

桎梏也

櫛先結切

確克角切

堅固也

聯

對舉也

早以諸切

置求位切

騫翥

騫去乾切

翥飛舉也

章怒

聯

聯

聯

聯靈年切

聯不絕貌

酷苦沃切

餒餒

餒餒

餒餒

餒餒

餒餒

餒餒

飼詳吏切

獻以荷切

深

筑張六切

樂器也

曆益涉切

輶才也

輶

輶

切騎枋數房洩思列切

鼓也

枋

洩

洩

洩

洩

洩

洩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敷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計
字一萬零六十個該銀四兩五錢二分七厘超
薦亡侶王彥漬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近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秋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佛從天下等事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悉歸依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爲出家時彼諸人所有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爲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當

修學卽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曰旣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旣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苦疾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爲我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先是醫人得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髮人得畜剃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苾芻多獲利養爾時世尊爲欲斷其利養過故遂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爲母說法并餘天衆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而作安居是時四衆旣無世尊咸悉共詣大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見來卽爲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四衆各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頗聞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而作安居近圓生樹爲母說法是時四衆旣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歡喜禮足

而去至安居竟四衆還來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
爲說法已大衆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見佛
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
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
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爲白
瞻部洲內所有四衆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衆
無有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
天衆得來至此願佛慈悲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
其請衆知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大衆去已卽入
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卽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

遙見世尊於玉石殿爲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
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圍遶
猶如瞻部四衆無邊爾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
告言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而有來去
是時目連旣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衆
白言世尊念此大衆甚奇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
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
來生於此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
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
得來生此時天帝釋見佛世尊於大目連有所論說

卽於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敬信三寶清淨
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
其事廣說乃至來生於此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
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前身於
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
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佛前悉皆證得
預流果各禮佛足隱而不現爾時目連見衆去已卽
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瞻部洲中所
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又

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
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
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
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
養然彼諸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
處下瞻部洲作此白已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
往瞻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往天處向瞻
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
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卽還入定猶如壯士屈
伸臂頃於三十三天沒瞻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

七日已佛從天處來瞻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
諸四衆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衆
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
名花遍布幢幡繪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
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爲三十三
天衆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卽於此沒將諸天衆至
夜摩天爲說法已卽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
爲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
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
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爲說法示教利

喜已卽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
是時帝釋白佛言世尊今欲詣瞻部洲答言我去白
言爲作神通爲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卽命巧匠天
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瑠璃蘇頗胝迦答
言大善卽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躡瑠璃道索
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其右邊蹈黃金道手執微妙
白拂價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爲侍從天帝釋
於其左邊蹈頗胝迦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
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爲侍從佛作是念我但
步去者恐外道見議沙門喬答摩以神通力往三十

三天見微妙色心生愛著神通卽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爲足步往瞻部洲爾時世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繕那人氣上熏如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嗅世尊知已化作牛頭栴檀香林令氣芬馥聞香歡喜佛作是念若瞻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淫欲心極熾盛故便嘔熱血悶絕命終我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是作已不令染愛擾嬈其心爾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居遙見世尊諸天大眾恭敬圍遶威德尊重從天而下而來至此便作

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辭佛當往天處此諸人衆百年之中並皆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威嚴無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慰勸作如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得不壞信卽便速疾捨加趺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遙禮世尊瞻仰而住爾時唄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天上下瞻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禮世尊足大衆皆集無地旋踵若其直爾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進

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卽以自身化爲輪王七寶前
導九十九億軍衆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
形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衆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
無邊四衆悉皆影附歎未曾有上持白蓋翊從雲奔
猶如白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是嚴飾
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衆見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
各生異念何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方
輪王帝主旣見是已各生求願如何令我得受斯樂
大衆開路令彼近前爾時鄔陀夷苾芻在斯衆會告
諸人曰此非輪王乃是

禮佛足時衆問曰大德云何知是唄鉢羅尼也答曰
唄鉢羅花香氣芬馥唄鉢羅色舉衆同然故知是彼
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旣至佛所便攝神通前禮佛足
在一面住爾時世尊旣安坐已告唄鉢羅尼曰汝今
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大師現神通者是非
理事被佛訶已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
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不現神力告諸
苾芻曰從今已後諸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
通作者得越法罪爾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
生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皆生願樂求

往天中爾時世尊見斯事已爲欲遮其人天願故隨
彼機緣爲說妙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或一來果及
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
菩提心者或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心
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忍心皆令大衆歸
信三寶爾時世尊卽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爾時世尊爲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法已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意具壽鄔陀夷聞唄鉢羅香

氣知是彼尼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得知於過
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
痾斯城有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卽有娠是時商主欲
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首我向他方求妙寶
貨汝看家室宜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泣徒伴見悲問
言何故答曰欲得共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爲此啼
泣伴曰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給伴曰但
令共去我爲相供卽便將去旣入大海被摩竭魚破
其船舶是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俚遇

得三板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金翅鳥王於此居住
遂將此女以充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
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金翅其父遂亡
是時衆鳥立子爲王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爲王
此是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痾斯於衆人中立爲國
主答言國母我當爲立時婆羅痾斯城現有國王名
曰梵授以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集在
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擒其兩臂棄於大海
諸妙嬰珞莊嚴其兄將至王城至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令汝等俱淪大

海人皆畏懼奉教而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皆
謂是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與我相見
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母象月滿生兒但現其頭
身不能出臣曰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作實
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除王外無男子者宜
令象子安隱生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象子宜出雖作此誓象極辛苦兒
不能生人皆大叫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宅去斯不
遠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叫聲諸人具
告牧牛女曰我爲盟盟要能使象兒安隱得出諸人聞

已具告大臣大臣曰王遂喚入內女卽便以實語象
前爲要我從生來除一夫外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卽
願象子安隱產生作是語已象便生子而尾不出女
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相容內人問曰爾
有何過答曰我於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
陰當爾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隨身由斯實
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象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
時大臣以事具曰王遂傷曰我之宮女感不貞良唯
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女來我須自問女至王
問汝以實言令象生子耶答曰如是王作是念母旣

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答王言有其字
如何答各妙答曾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
當可與我答隨王意卽辦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
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
鳥來王卽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
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
晝去夜來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
結此花鬘送與梵授時婆羅痾斯有婆羅門子因取
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
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旣

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爲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痾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答曰婆羅痾斯是本土處答曰若爾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答曰我當爲開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戶旣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爲花果須出急卽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噉

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嬾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餐故須棄却母曰若爾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哉爲覓好者母至明日卽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痾斯父生之處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椎胃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啼耶卽以事具答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數向婆羅痾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卽以箜篌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兒面親付

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弦指不應
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卽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
疾付師受學師卽教詔兒因假日卽疾入山採取薪
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答曰常受飢苦知
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住彼答曰彼
是藥又誰能共住答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
物不得與他答言不與卽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爲活
命其第一弦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答曰善
哉我如是作卽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便問
曰汝來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

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爲彈我等共聽彼卽爲彈初
弦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弦答言觸者必生過患汝
今但觸何過之有卽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
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卽具答先
生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爾爲彈一曲彼卽爲
彈初弦不觸先生曰何意初弦不以指觸答言若觸
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卽便彈觸先生及婦
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
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卽扼其項驅出村外旣被斥逐
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時有五百商人齎持

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無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篴篥可相隨去卽將速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篴篥共相娛樂卽便爲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卽便彈觸其時船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板逢風天緣令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稠密晝日相見夜卽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旣

通懷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疵斯女答言好共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卽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卽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疵斯女曰爾可合眼開卽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響遂作是念髣髴欲至開眼瞻望鳥急凌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卽爲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
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響王便喚至問曰汝作
頌聲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
雅頌王樂聽聞我爲作之或容賞賜卽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答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旣聞已以頌答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腰間有中字 胸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安海島亦復通私
旣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爲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驅之出城郭

千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棲遑至日暮時
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權且居停時有羣賊五百夜入
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帥一人走入天廟
反閉其戶村人來問廟中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
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卽宜遣出是時賊帥
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宜可出之與我同活
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旣至天曉
賊帥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無有船楫不能得渡
賊報婦曰賢首河旣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
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相取婦言

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卽作
是念豈不此人將物走遙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領遙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帥卽便將物棄婦而行其女遂卽露體出河
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嚮循河而去
時有一魚從水涌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棄所銜肉

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鴟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
于時妙容於草叢內遙見野干卽說頌曰

肉被鴟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若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爲頌曰

我不爲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叢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妙容野干聞聲

卽瞋罵曰汝罪過物不自羞恥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壻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卽說頌答

我今還本舍 真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苑伽水 逆流烏鳥白 瞻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鴛鴦鳥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蛇鼠狼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衆渡 大象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斯戲調之語
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爲國夫人將何酬報答言知識
若能令我還如昔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使乏少
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應入苑伽河內令水至
咽合掌向日念天而住我爲報王野干便去至王聞

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苑伽河中洗心練
行宜疾喚取還入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旣聞其
事告大臣曰卿今宜往苑伽河邊我聞妙容在彼勤
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旣見妙
容卽以璵瑠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還依昔
日爲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卽
絕是時野干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汝
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於汝與舊不殊夫
人聞怖卽還給與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
時妙容者卽唄鉢羅苾芻尼是彼時速疾者卽鄔陀

夷是往時聞去醫花香氣知是妙容今聞盟鉢花香
知是彼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串習
以爲因緣大衆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八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釋女往
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卽爲說種種妙法示
教利喜爾時大世主旣聞法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
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

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
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純一圓滿清淨無
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者衣持鉢出劫比
羅城往販簞聚落時大世主聞佛去已與五百釋女
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胝衣常隨佛後隔宿而去
世尊到彼住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蒙
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
法示教利喜時大世主旣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白
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出家受近圓

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
世主宜應剃髮著縵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行純一
圓滿清淨無滌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
三請佛皆不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許遂於
門外啼泣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已問言僑答彌因
何啼泣而立答言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
苾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陀報言僑答彌可住於此我
問如來爾時阿難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
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
成苾芻尼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

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陀汝今勿請女
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
故若許女人爲出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
女多卽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
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
雹所損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
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病便被損壞無有遺餘
若聽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復
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世主於世尊處誠
有大恩佛母命終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

告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訖由因我故
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五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
得預流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便爲難報
非衣食等可相比喻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爲女
人求請出家成苾芻尼者我今爲制八尊敬法盡壽
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人夏末秋初河渚
之處堅修堤堰不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
敬法亦復如是云何爲八阿難陀諸苾芻尼當從苾
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
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阿難陀半月半

月當從苾芻求請教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苾芻處不得安居此是
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
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
威儀正命阿難陀若苾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有毀
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尼有毀犯處應爲詰責阿難
陀此是第四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陀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芻苾芻於尼得
爲此事此是第五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
學阿難陀若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歲若見新受

近圓必芻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此是第六
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必芻尼
若犯衆教法者應二衆中半月行摩那毗此是第七
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芻尼
夏安居已於二衆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此
是第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音釋

袒徒旱切嘔烏后切嬌而沼切擘博厄切跳躑跳走切
躑直炙切跳吐也髮髻髮撫兩切髻分勿切瞎許鑑切棧切
躑起越也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髮髻切

房越切編竹汎漲汎孚梵切鬻力充切鵠赤脂切
木浮河切汎汎漲汎知亮切鬻肉鬻也鵠切鵠切鵠切鵠切鵠切鵠切鵠切鵠切
莫半切電蒲角切嫗於憾切溉古代切馳卑切馳切馳切馳切馳切馳切馳切馳切

金璽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計
字七千六百九十個該銀三兩四錢六分起薦
亡侶王彥湏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近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禮少 意喜兩衆中

隨忘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
世主喬答彌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卽是出家受近圓
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
禮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

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
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事
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爲說世尊所制八
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爲我說
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
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最初敬法事不應違
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
時大世主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頂戴
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家女澡浴身
體拭以塗香淨治髮爪衣服鮮潔持有餘人以占博

迦唄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
來歡喜而受置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
受如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
卽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
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是則
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衆其事云何佛告鄔
波離自餘女衆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受近圓時諸
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
大世主爲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
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之若有女

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禮敬已彼尼卽應問其障
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禮尊
像次禮其師宜令合掌敎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
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
達磨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師云
好答云善次授五學處敎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
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
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
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
卽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學處我當

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
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
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卽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
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
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
大世主喬答彌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
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
依大小互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彌言諸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問斯事卽往具

壽阿難陀所說如上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
我往白佛時阿難陀卽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
芻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
難陀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
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
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無闕乏阿難陀復有信心
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氈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
仁沙門蹈斯氈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
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

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
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
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
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不出
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涂汙由出
家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
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事十二
人衆事起彼便總集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
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

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爲餘皆別作

爾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卽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旣大其母亦終後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答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卽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陀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答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爾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卽與出家

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釋迦女能爲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涂俗塵隨情所爲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爲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彌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爾時婆羅痾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大富
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而爲典易旣至
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
見唱善來歡懷命坐因卽相知共爲交密時瞿答摩
賣舊持新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爲興易
到婆羅痾斯遂投瞿答摩家而爲停止彼見驚喜唱
言善來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
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疎隔瞿答摩
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
女共爲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時彼長者賣舊持

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
親與兒作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痾斯瞿答摩聞彼
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叉長者共我交親今旣
生男我當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嬰珞衣服令使
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
納受得叉長者得書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
表意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女雖儀
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總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
此女形瘦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號曰瘦瞿答彌時
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

寄衣嬰用申歡慶彼卽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嬰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媾婚姻時瞿答摩旣披書已女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姪女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家其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答言阿母我已善學憶舍復歸母卽私把紫鑲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自打頭令破流且答言阿母必

苦相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竊物自言善學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爲他兒自打頭破我擬將濕紫鑲綿於頭上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無智未可言歸旣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汝應且住答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我投井死答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爲他兒自投井死我擬井中多安草褥投身而下人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慙慙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訖方

去乳糜熟已盛銅盤中多安酥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盤中命言汝食答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來共問何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告曰爲汝作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食母卽椎胃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兒見逼遂欲餐糜母便捉手掌打其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實無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卽驅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旣被斥逐遂還故居自爲商主將五百商人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狀女色漸次遊行

至婆羅痾斯時諸商人往還來去皆與姪女共作交通由聽善言不入姪舍姪女議曰姊妹當知北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書於諸女人極生厭賤由是諸人皆絕往還衆中有一年老姪女問諸人曰彼是丈夫不答是丈夫諸根具足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立爲衆首答言如其得者立爲第一若不得者其欲如何答曰當酬汝等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卽便就商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闕之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所求覓老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

商主母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從今日來我家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旣聞此言數數來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何處得斯異物家人曰言去此不遠有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兒持貨亦往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有所須卽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旣能如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答曰善哉我報商主卽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善

事遂卽行詣老母店中旣相見已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答曰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汝卽是彼體無差異往來我處勿作他心答言如是情無簡別母命其女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卽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舉世無雙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答言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爾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暫時欲去便棄答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棄遺母曰若

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答
言可爾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卽將出知
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親母卽遂報諸姪女
等可於某日各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爲歡
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怪問言阿母何因大會更無男
子唯有女人老母矯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
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姪女耶商主念曰我被
姪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
金錢答曰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相與
女卽默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遂將簾條裏束送昔

街衢天曉人行卽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橫流飢火所燒爲求飲食遂往傭力人邊覓雇身處
于時瞿答摩長者更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廊中隨
處求覓喚長者子來時瞿答摩見彼容儀極爲輭弱
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
重加憂惱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怪問言汝誰
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卽哽咽聲嘶答言阿父
當知我是北方得又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死活難期時瞿
答摩見語悲哀情生愍念問曰汝識得又城人名稱

長者不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卽是父時瞿答摩聞
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美言告曰汝可無畏勿
生悲慘當作女夫是汝舍宅旣蒙安慰遂息愁懷長
者卽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塗香飲食房舍凡
是所須皆令無乏復告婦曰汝可爲女備辦瓔珞莊
飾之具女夫旣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
是吉辰共爲婚媾遊方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
貨長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旣無乏少更求何
用然遊方本意往姪女舍欲報私讎答言阿父我成
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時

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
烏鳥欲餐其肉舒觜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拈
拭其觜觜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將一箸拈
觜令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百金
錢往姪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昇出今有錢
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旣得其
便卽將一箸拈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
怖總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棄
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
過勿念相負爲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立誓我爲汝

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爲療答言若令差者倍
更相還對衆明言敢相欺負卽取一箸指彼鼻梁平
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爲婚會命
聚宗族娶婦成親時瞿答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
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給汝旣至彼已安
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卽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
欲歸家令母看養答言隨意旣到舍已便卽生男遂
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
更同前求還母處卽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
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毒蛇來蜇因此命終婦

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
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喚不語後以手觸方知命終號
哭椎胸痛惱憂塞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
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攜抱二兒却還本所行
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進無由卽作是念若
將二子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
抱小兒旣得渡河置於岸上廻取大兒浮至中流有
野干來遂銜小子子啼作聲母遙叫喚大子言謂其
母相喚擲身入出因卽命終母急上岸趣彼野干遂
得其兒看已命過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

流而去情謂猶活卽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
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
冒懊惱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苾芻當
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爾之時在
家父母并諸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得
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
便倒地悲叫而言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
全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陀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卽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一聚落
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
便到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母處買劫
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
縷麤今何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爲答有客人
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無兼手何不見與
我以衣食相供答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卽貴價取
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瞿答彌見而問

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香花彩答言少女非直貴
價得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餐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
怪非常爲此相問卽於女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
之織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答言阿母勿
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厭患隨宜活命更不求餘母
曰女人無依理難存濟宜覓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
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求織師旣知以
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
女卽往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又常受苦楚知
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

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未久便卽有娠其夫知已不
加楚毒妻生慢意不並尋常織師覺已懷恨而住後
諸織師共爲聚集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產
期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性惡復加酒
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
曰我已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便作是
念有娠之時已娠於我今旣生子更長高心若不殺
之必爲讎隙卽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沸
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妻曰此是君兒新
生無識有何過失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卽以麤杖打

其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遂卽與兒置
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
何自餐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遂餐其
肉如世尊說

洙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殃

智人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臥不安如火燒心極懷憂惱
煩怨睡著妻作是念其人殺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又
可宜逃避卽持道糧走出城外時有北方商人欲還
本國便共爲伴隨時活命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

端正便生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報曰
我先有夫毒蛇蜇死一子新生被野干所害一子兩
歲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女容儀卒求難
得卽便納受以爲己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
將夫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食遂納爲
妻後被北方國王誅其賊帥遂將此女爲大夫人未
經多時王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準其國法以
人殉死王及妃后塋入陵中被賊破陵穿孔已穴瘦
瞿答彌在於墓中土塵入鼻卽便寃噴羣賊聞聲悉

律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答彌見墓開明
方從孔出旣出外已四顧茫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
加以飢渴內迫身心因卽癡狂不記先後遍體泥塗
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孤行途經萬里至室羅伐
如世尊說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自受
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至逝多林所爾時世
尊大衆圍遶爲說妙法彼遙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寶山
王觀者忘倦女極瞻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
恥卽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師無不知

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
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
業渡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
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
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殊勝得法無
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
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
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
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
頌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衆外可以上衣授與商
主之婦瘦瞿答彌令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
陀奉佛教已卽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所禮雙足
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
理令其解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

流果旣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向佛歎未曾有白言
世尊唯願慈悲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旣得已卽令出
家并受近圓教讀毗奈耶如法教誨彼卽策勤一心
無倦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磨滅斷三
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
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尼中瘦瞿答彌

持律第一是時諸尼聞佛記已有諸尼衆詣瘦瞿答
彌聽其說法時瞿答彌欲令諸尼生厭離故卽便爲
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
時瘦瞿答彌來禮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彼業
緣時瘦瞿答彌禮佛足已奉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
故問阿難陀曰是諸苾芻共相耳語爲說何事時阿
難陀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陀衆生業報難可思議由
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
受其報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尊此
瘦瞿答彌先作何業夫被蛇蜚而死一子野干所害

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
癡狂漸漸遊行來詣佛所善法律中出家近圓斷諸
煩惱證阿羅漢蒙佛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
汝等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自受
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
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妻經
久迺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財了無繼嗣身亡之
後並入官收婦問何憂夫以事答婦作是念我今未
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
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嗣我

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懷男女可
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
將冷水飲麴無由於其宅中常爲鬪諍共相惱亂無
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來彼若年頗與
妹同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
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生一女復
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遂來至第二處求
姊爲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成婚媾人皆法爾得
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
夫棄擲極生嫉妬因卽疾差便卽有娠報夫主曰我

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後得
爲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樂
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兩婦定
相惱亂汝今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爾月滿生兒母
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
今付彼令養爲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
汝共作養育俱爲已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
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繼我
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爲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
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旣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

熾懷毒惡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患楚
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言不知母
卽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卽便以爇置
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卽命終母
懷痛切悲啼號哭椎胃叫喚親隣來集問其所以答
言我兒後母嫉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
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答遠近隣伍諸
人咸萃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旣聞
已椎胃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毒蛇蜚
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

靂我食子肉心亂癡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苾
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答彌尼
是故彼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爲言誓由此
業故夫被蛇蜚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
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癡狂露形而去無所
覺知又諸苾芻乃往迦攝波佛時此瘦瞿答彌於彼
佛法出家爲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
一尼爲鄔波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
與授記瘦瞿答彌臨終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無上
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

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
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如迦攝波佛說我鄔波駄耶於諸尼中持
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爲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
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
罪被毒蛇蜇二子何憊一被野干損害一爲溺水而
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苾
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痾斯仙人
墮處施鹿林中爾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
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
並皆散失長者喚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
若不還我不放汝歸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錢興易
若不總還夫妻二子沒爲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
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收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
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
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檢校時逢天雨水泛溢
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怪其不來卽往告曰
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

悉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咒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
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被毒
蛇蜚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
野干所殺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持淨人者豈異人
乎卽夫妻是彼父母等卽霹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卽
被毒蛇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卽溺水死及野干害者
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麤惡語皆
受斯報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
白業得白業報雜業得雜業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
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爾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被誅戮釋女
尊親兄弟姊妹及以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
所說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出家已譬如鈴響憂想
漸除後爲欲纏煩惱還盛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
毒蛇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
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爾瞋恨多讎無恩
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
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所到已頂禮一邊
而坐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

能止報言姊妹更欲何爲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寬
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
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禮足而還遂更
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作如是語我等云何
欲爲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
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
出家者甚爲難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答彌咸云可
爾卽共詣彼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
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
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

於姪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爲云何爲五一者觀欲
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
行欲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
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
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
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
白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
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旣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
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
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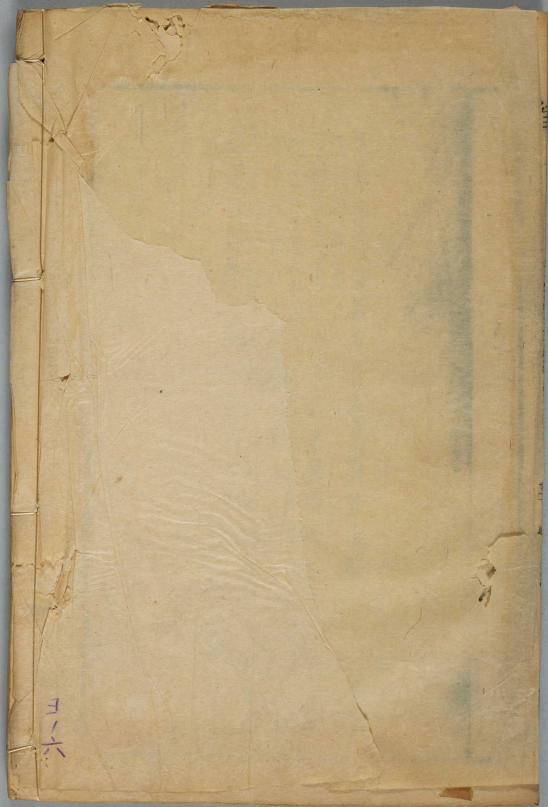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
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以讚歎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
功德汝等姊妹爲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
過患爲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答曰且止先世願說
今生時瘦瞿答彌卽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
兒子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癡狂迷亂次第爲說
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驚豎便用心聽視瘦瞿答
彌面時瞿答彌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令被
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前說卽得果已白度

瞿答彌幾將失我被吐羅難陀陷欲泥中永沉生死
瘦瞿答彌問曰彼作何事卽具陳如上報曰姊妹知
欲如何彼爲惡行損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恥云
何苾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白諸苾芻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
令歸俗若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羞恥便
卽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
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
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如是下

往

卷之二十一



三六